

粵東閩方言「茄子」與「蕃茄」的 方言地理研究

李仲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本文主要以共時的方言事實和地理分布為依據，配合歷史文獻中所見的記錄，藉由「茄子」與「蕃茄」這二種外來食用植物的名稱在粵東閩方言地區的地理分布，討論這二種食物名稱不同變體的歷史變化和其變化機制。論述海岸河川地形的語言傳播以及語言陸路式傳播和航運式傳播的競爭，顯現一個地區詞彙變化的不連續分布。

關鍵詞：潮汕方言、茄子與蕃茄、地理語言學、跳躍傳播

1. 前言

「語言地理學(地理語言學)是語言史的方法之一，所以語言地理學(地理語言學)的目的是為了解明語言的歷史。」(柴田武 1969：「言語地理学は言語史の方法の一つである.したがって、言語地理学の目的は言語の歴史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にある.」)就解明語言的歷史和語言的歷史變化過程這二大研究目標來說，大西拓一郎(2011)補充柴田武的上述觀點說到：

我們沒有必要將目的只限定在語言史上，鑑於地理空間當中充斥著大量地理信息，如果總以試圖從方言的分布中獲得語言歷史的信息，那研究的目的就過於專注了，與其這樣，不如將方言分布看作是一種與存在於其背景中的各種地理信息互相關聯的複雜現象，從而展開研究。

所以地理語言學是以共時的方言分布來進行語言歷史的重構，同時也探討外部因素如何影響語言變異和語言傳播的研究。

影響語言傳播的外在地理因素中，沿海和河川地形是重要的因素之一。河口都市大多是海運航線的中轉或集散地，也是沿海與內地往來人（物）流的中轉、集散地。所以河口海港都市往往是接受外來語言形式、對外傳播本地方言的傳播源頭。河川則是沿海的語言和文化，往內陸傳播的孔道。但是河川和海岸地形的語言傳播方式，迥異於陸路式的語言傳播和分布（W. A. Grootaers 1976: 38-41，加藤正信、佐藤武藝、前田富祺 1988: 39-42）。日本學者如柴田武（1969）、中井精一（2009, 2010）針對河川地形下，語言傳播和語言分布進行了不少的研究。

另外陸路式傳播是經年地緩慢地向周圍擴散，航運式傳播則是跳躍切入加快語言的傳播和區域。航運式傳播的跳躍切入，造成原本當地語言的連續性被破壞，在地理上形成類似 ABA 分布。在語言地理上看起來很像舊形式殘存的方言島，但其實卻是新移入的形式。一種語言能跳躍進入另一個語言（或方言），必定有一個支持力量才能與當地的語言（或方言）競爭，擊敗舊形式搶到灘頭堡。

關於此類的研究，在漢語的研究上卻屬少見。因此本文將以粵東閩方言為研究對象，藉由「茄子」與「蕃茄」這二種外來食物的名稱在粵東潮汕地區的地理分布，探討海岸河川地形對語言傳播的影響，闡明這二種食物名稱的不同變體在歷史上的變化和其變化機制。

「茄子」可能在公元 1 世紀左右傳入中國，至 3、4 世紀時開始在中國廣泛種植。¹「蕃茄」則是在大約在 17 世紀傳入中國。二者有一樣的詞根「茄」。「蕃茄」在漢語方言中的變體，主要有以「柿」（如「西紅柿」）為詞根和以「茄」（如「蕃茄」）為詞根二大類變體。「茄」為詞根的變體大多分布在中

¹ 關於茄子傳播至中國的歷史，葉靜淵（1983）、彭衛（2008）認為至少在 3、4 世紀時中國已普遍栽種。王錦秀（2005）利用植物學上對茄子的分類和系統發育的研究，對照中國古籍上對茄子的描寫，認為茄子是先傳入四川再傳至長江中下游，然後再傳到黃河流域。

國南方，我們認為這是由「茄子」的「茄」字派生而出的新詞，因此本文將一併討論。

本文的語料是作者自 2012 年至 2016 年間，陸續調查完成。調查點原則上為一鎮一點，共計調查 126 個方言點。每個調查點皆分老（60 歲以上）、中（40-60 歲）、青（20-40 歲）三代調查，本文所使用的語言地圖只有老年層的部份。

2. 「茄子」

2.1 茄子的傳入中國

茄子原產於印度，可能在公元 1 世紀左右傳入中國。許慎《說文解字》（100CE）：「茄，芙蕖莖。从艸加聲。古牙切。」本指荷花的花與葉之間的莖，也可以與「荷」字通，與今日所說的茄子不同。西漢王褒（四川人，生卒年不詳，大約與漢宣帝（91BCE—48BCE））《僮約》中有「別茄披蔥」；東漢揚雄（四川人，53BCE—18CE）《蜀都賦》言其家鄉「盛冬育筍，舊菜增伽」（伽=茄），這裡的「茄（伽）」已是指茄子（彭衛 2008: 20）。但張衡（河南人，78CE—139CE）《西京賦》中有「帶倒茄於藻井」，此處的「茄」則仍是指「荷花」。但此時期除了這些少數紀錄外，茄子甚少出現。所以在 100CE 前後茄子可能已傳入中國，但尚未普及。至東魏賈思勰（山東人）《齊民要術》（544CE），卷二載有「種茄子法」，卷九記「炆茄子法」，可能此時茄子已分布到黃河流域了。直至今時歷史文獻上，僅紀錄了「茄子」這一種說法。

唐陳藏器（浙江人，713CE—741CE）《本草拾遺》記：「茄，一名落蘇。有紫、白、黃、青各種，長圓大小亦異。名義未詳。按：《五代貽子錄》稱茄子為『酪酥』，蓋以其味如酥酪也，於義似通。」這是現今所見茄子名「落蘇（酪酥）」最早的記載。但值得注意的是，陳藏器是浙江省鄞縣人（今寧波市鄞州區），浙江省鄞縣屬吳語區，與現今吳語稱茄子為「落蘇」的地區相近，是否因此陳藏器紀錄了茄子在江浙地區的說法？假若是如此，至少在 700CE 時，江浙地區已經稱茄子為「落蘇」了。

2.2.1 第 I 類「茄」類

Ia 類的形式應該是最古老的形式，因為 Ia 類的分布除了在榕江流域外，也分布在潮汕地區的邊陲的饒平與汕尾市等地區。另外在閩南的泉漳片，也是讀為 kio。因此依「周圈分布」原則，我們認為 Ia 類的形式應該是最古老的形式。（如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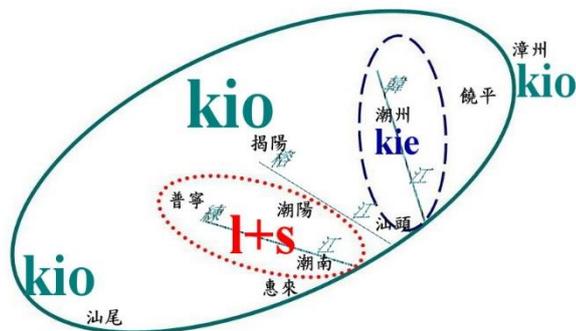
分布在韓江流域的 Ib 類是 Ia 類的新變體，問題是 kie 這個唸法，是來自潮州內部的變化？還是受到北方方言 tchie 的韻母影響？關於這個問題，我們認為這是潮州內部的變化，理由是：

(1) 鄰近潮州的其他方言，客語稱為「吊菜」；粵語叫做「矮瓜」，構詞法和潮汕地區完全不同。

(2) 圖一中可看到在韓江上游的黃金鎮仍然稱為 kio，因此可以推斷 kie 這個唸法應該是來自韓江中、下游的新形式。

(3) 在潮州市區的周邊地區與其他潮汕地區本就存在著 ie 和 io 二個不同韻母的變體，如「約會」的「約」ieh、ioh；「表兄」的「表」pie、pio 等。

基於上述理由可以認定，kie 這個唸法是在潮汕發生的內部變異。它可能由潮州市區產生，沿著韓江分別往下游和上游傳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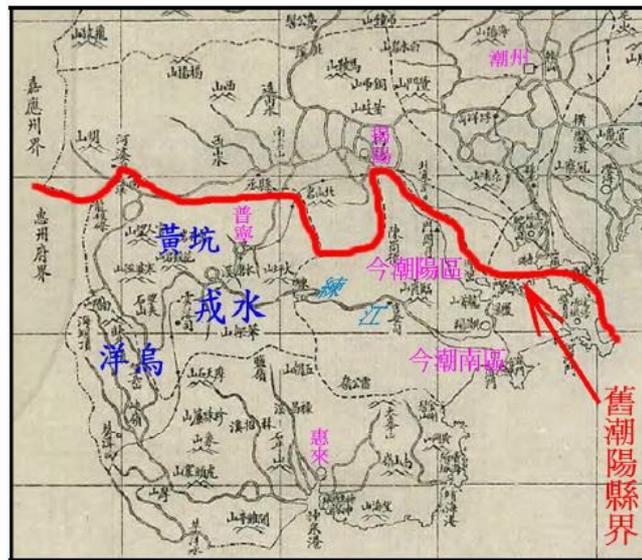


圖二 粵東潮汕地區「茄子」變體分布示意圖
(筆者 2016 繪制)

2.2.2 第 II 類「落蘇」類

第 II 類的類型和鄰近地區茄子說法的構詞方式都不相同，因此極可能是由外地移入，並且是經由從海路傳播而來。藉由圖一可以看到第 II 類主要分布在潮陽區、潮南區、普寧市的練江流域和惠來縣東部地區，這個區域其實就是明代以前的潮陽縣的縣境。

據光緒 19 年周碩勛(1894CE)『潮州府志』記載，北宋宣和三年(1121CE)潮州轄海陽、潮陽、揭陽三縣，是謂「三陽」。到明嘉靖四年(1525CE)，拆潮陽縣隆井三分之一及大坵、西頭、惠來三都(此三地位於潮陽西南部)並拆海豐縣(今屬汕尾市)龍溪都置惠來縣。嘉靖四十二年(1563CE)，再拆潮陽縣洋烏、戎水、黃坑三都置普寧縣(此三地位於潮陽西部、西北部)，但在明萬曆十年(1584CE)洋烏、戎水二都復歸潮陽縣。至清雍正十年(1732CE)復割潮陽縣戎水一都、貴山都一半共五圖，洋烏都尾段一圖給普寧縣(今普寧市)。至此，與今日潮陽縣(含潮南)、惠來縣、普寧市的行政區劃分大致相同。歷史上的潮陽縣行政區如圖三：



圖三 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廣東輿地全圖·潮州府』潮陽地區截圖
(大字地名為筆者添加)

練江為「落蘇」類型提供了往內陸傳播的途徑；古代潮陽行政區的劃分為 1+s 類型在練江上游的傳播提供了空間，所以「落蘇」類型分布在整個古潮陽縣的行政範圍內。但隨著古黃坑都劃歸普寧，kio 便侵入練江中的流沙鎮了。

由於「落蘇」類型在潮汕地區的分布地區，大約和 1121CE - 1732CE 時期的潮陽縣行政區域相同。因此我們推測「落蘇」類型在潮陽地區傳播的時間，應該在 1732CE 之前，1121CE 之後傳入。但隨著近代潮陽都心地區對邊陲地區的影響力下降，鄰近的揭陽市區的 kio 型便加強了傳播力，因此現今的普寧市區流沙鎮出現「落蘇」類型和 kio 並存的現象。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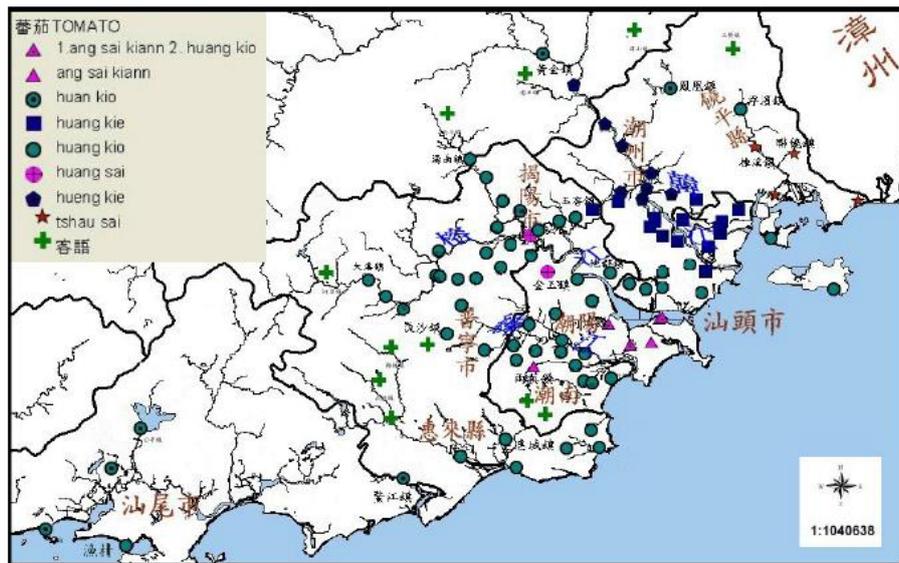
3. 「蕃茄」

3.1 「蕃茄」一詞在潮汕地區的分布

蕃茄原產地在南美洲，大約在 17 世紀傳入中國（葉靜淵 1983: 37）。由於蕃茄和茄子這二個詞有一樣的中心詞「茄」，因此在討論粵東潮汕地區指稱茄子的說法時一併討論。

在粵東潮汕地區指稱蕃茄的說法有三大類型：第 I 類以茄（kio 或 kie）為詞根的類型，第 II 類以柿（sai）為詞根的類型。其不同變體分布如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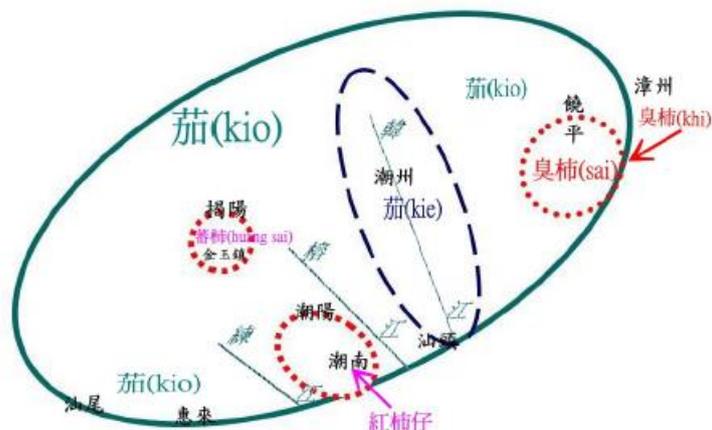
³ 在此補充說明，原本普寧縣縣治在由揭陽縣劃歸普寧縣的洪陽鎮，至 1949 年之後才移至今日市中心流沙鎮。洪陽鎮的茄子是說 kio，不說 lak sou。所以今日流沙鎮 lak sou 和 kio 並存的現象，kio 類型應該是新傳入的。



圖四 粵東潮汕地區「蕃茄」變體分布圖（筆者 2016 繪制）

第 I 類以「茄」(kio 或 kie) 為詞根的類型，主要的構詞法為「蕃 + 茄」。其中雖然有 huang kio、huang kie、hueng kie、huan kio 等不同音讀，但這些都只是區域性的音韻特徵和變異。就依構詞法不同的分類來說，仍然只算是同一類。此類分布在潮汕大部份的地區。由於「茄」讀為 kie 的，主要分布在韓江流域，而在韓江流域外圍則分布著「茄」讀為 kio (如圖五)。依據「周圍分布」原則，我們推定 kie 的音讀是新形式。

第 II 類以柿 (sai) 為詞根的類型，主要構詞法有「紅 + 柿」和「臭 + 柿」二種。以柿為詞根稱呼蕃茄的構詞法，在閩南語中主要分布在福建省南部的漳州地區，稱為「臭柿仔 (tshau khi a)」。潮汕地區的饒平縣接鄰漳州，饒平縣南部沿海地區也以「臭柿」稱呼蕃茄。從地緣關係來看，這個詞形應該是由漳州傳播而來的。但是請特別注意，這是一種詞形的傳播，而不是音讀的傳播。因為在潮汕地區的「柿」是唸為齒擦音的「sai」而不是舌根音的「khi」，所以饒平縣南部沿海地區的「臭柿」是唸做「tshau sai」而不是「tshau khi」。其分布情況如圖五：



圖五 粵東潮汕地區「蕃茄」變體分布示意圖
(筆者 2016 繪制)

以柿(sai)為詞根的類型，也分布在榕江流域的下游和中游。在榕江中游的揭陽市郊和金玉鎮存在著「huang sai」這種「蕃+柿」的特殊形式，這個詞形應該是來自「蕃茄(huang kio)」和「臭柿(tshau sai)」的混淆形式。榕江下游出海口附近的潮陽地區，則以「紅+柿(ang sai)」的構詞來稱呼蕃茄。我們認為「ang sai」這個詞形，應該是「huang sai」這個形式的進一步變化。理由是：

(1) 「蕃」本應該讀為舌尖鼻音韻尾 n，但潮汕地區鼻音韻尾特點是 n 與 ng 合流讀為舌根韻尾 ng，所以「蕃」huan 變成 huang。

(2) 由於受蕃茄紅色外形的影響，並受「紅」的字音 ang 的牽引。在「通俗詞源」與「類音牽引」的雙重作用下，⁴huang 變成了 ang。蕃茄因此讀成

⁴ 在 huang 變成 ang 可以視為一種「創新」。這個「創新」產生的動機，我們認為是經過「通俗詞源」和「類音牽引」所造成的結果。在「番薯」一詞中，「番」(huang) 字在澄海的樟林、雲澳、汕頭濠江區的礮石、潮南的成田等地，有 huang 變成 hang 的變化。因此無法排除在「紅柿团」中，因 huang 變成 hang 失去理據，因而受到「紅」ang 字（類音牽引）及蕃茄紅色外形（通俗詞源）的影響，所以成為 ang sai kiann。但要特別說明的是，huang1 > hang1 > ang5 的變化過程並非的音變過程，而是經過「通俗詞源」和「類音牽引」

「ang sai」，漢字寫成「红柿」。

(3) 蕃茄讀成「ang sai」又會與「红柿子」產生「同音衝突」，因此「ang sai」加上「仔(囡)」尾「kiann⁵」變成「ang sai kiann」迴避同音衝突。

這裡還必須說明，為什麼「huang sai」會變成「ang sai」，而「huang kio」不會變成「ang kio」？在潮陽地區由於茄子外皮的顏色很多，若要詳細區分，紫色茄子會說「ang kio」；白色茄子說「peh kio」。⁶所以如果「huang kio」變成「ang kio」，則會與指稱紫色的茄子的「ang kio」產生「同音衝突」，造成認知上的混淆。為了迴避同音所造成的指稱混淆，所以「huang kio」不會變成「ang kio」。

3.2 關於臺灣的「臭柿仔」

雖然同屬閩南方言，但在指稱「茄子」與「蕃茄」的詞形上，粵東閩方言和臺灣閩南語卻有著不少的差異。臺灣閩南語的「茄子」大部份說 kio，少數地區因避諱而說「紅菜」(ang tshai)；粵東閩方言則大部份地區說 kio 或 kie (如潮州)，潮陽地區則廣泛說「落蘇」(lak sou、lak soh)。臺灣閩南語的「蕃茄」有「臭柿仔」(tshau khi a)、「柑仔蜜」(kam a bit) 和借用日語的 tomato；而粵東閩方言則大部份地區說「蕃茄」(huang kio 或 huang kie)，少數地區分布著「臭柿」(tshau sai)、「红柿」(ang sai) 和「蕃柿」(huang sai) 的說法。⁷

張迎雪、項夢冰(2016)中認為「柑仔蜜」(kam a bit) 是臺灣最早指稱番茄的詞形，此詞形是由菲律賓來的外來詞。日據時期傳入日語的トマト

引」所產生的是「非機械性」變化。本文所指的 huangl > hangl > ang⁵ 是此地方言對指稱「番茄」此物說法的歷史變化過程，而不是音變過程。

⁵ 「仔 kiann」中的「nn」代表鼻化韻的標記。

⁶ 由於茄子外皮的顏色很多，若要詳細區分，紫色茄子會說「ang kio」；白色茄子說「peh kio」。如在潮陽的司馬浦鎮；潮南的成田鎮、井都鎮；惠來的神泉鎮，皆以 lak sou 作為茄子的通稱，但要特指「紫色的茄子」則會說「ang kio」。另外在台灣的鹿港，「紫色的茄子」也會說「ang kio」。要特別附帶說明，閩南方言在口語音(白話音)中「紫色」是唸「kio sik (茄色)」。「紫」字僅出現在書面語唸為「tsi」，「tsi」為「文讀音」或稱為「讀書音」。

⁷ 臺灣語料參見張屏生(2007: 141)。

(tomato) 的說法，至國民政府來台時期才帶入「臭柿仔」的說法；並以東方孝義的《臺日新詞書》(1930) 僅收錄「柑仔蜜」未收「臭柿仔」作為文獻證明。對於此說本文抱持不同看法，理由：

(1) 在小川尚義的《臺日大詞典》(1931) 中，收入了「臭柿仔」(頁 594) 並註明是トマト，可見至少在 1931 年時臺灣已有「臭柿仔」的說法，絕非項氏所說的是 1945 年以後國民政府時期才傳入臺灣。同書中也收錄了「柑仔蜜」(頁 219)，但卻不是指稱番茄，而是指「阿仙藥」、「ガンビール (gambir 棕兒茶)」。

(2) 日本學者沢木幹榮 (1979) 在「じゃがいも (馬鈴薯) — 錯綜分布の背景」一文中指出，日本方言對馬鈴薯的命名法可分為「傳入時期」與「移入之後」二大類。⁸在「傳入時期」有以傳入日本長崎時的名稱 Jacatra (ジャカルタ (雅加達)) 而來，也就是以物品的來源地命名。另外還有以本地類似物品名稱來命名 如: ジャガイモ (有些地方指番薯，有些地指馬鈴薯)、石川縣的ジャイモ則是由臨近通行的ジャガイモ混入カライモ (甘薯) 所產生新形式。「移入之後」則有 (1) 與收穫相關、(2) 由產地地名、(3) 由人名、(4) 由外國語而來、(5) 與形狀相關，等不同的命名方式。所以即使是用外國語的音譯來命名，在時間上不見得比以本地類似物品名稱來命名要早。

因此我們反而認為「臭柿仔」是最早的形式，之後才是「柑仔蜜」，最後是日治時期傳入的トマト。也就是說「臭柿仔」的說法可能在番茄傳入時期便已出現，「柑仔蜜」和トマト則可能是在「移入之後」才出現。

4. 「茄子」和「蕃茄」詞形在潮汕地區的歷史演變

潮汕地區指稱茄子說法的歷史變化過程，我們認為是第 I 類型「茄」類的 kio 是最古老的形式，kie 是新變的形式。理由在於 kie 只分布在韓江流

⁸ 「傳入」是指已知此物，但是本地沒有生產都是外來的。「移入」是指已在本地種植或生產。

域，其二側的饒平、揭陽地區與韓江上游的黃金鎮都是唸 **kio**。依「周圈分布」舊形式往往分布在外圍的原則，唸為 **kio** 的類型應該是比唸為 **kie** 類型古老的形式。另外閩南語泉漳片（福建省南部的泉州和漳州地區）的茄子都是說 **kio**，所以茄子稱為 **kio** 的形式是閩南語共同的古老形式。

第 II 類「落蘇」類型在潮汕鄰近地區都無相同或是相類似的說法，唯一有類似說法的地區是在靠近長江南岸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的部份地區（如表一）。所以我們只能暫時假設潮陽分布的第 II 類「落蘇」類型，是從海路移入潮陽地區的外來形式。

表一 1+s 類型在浙江、安徽、江西的分布地點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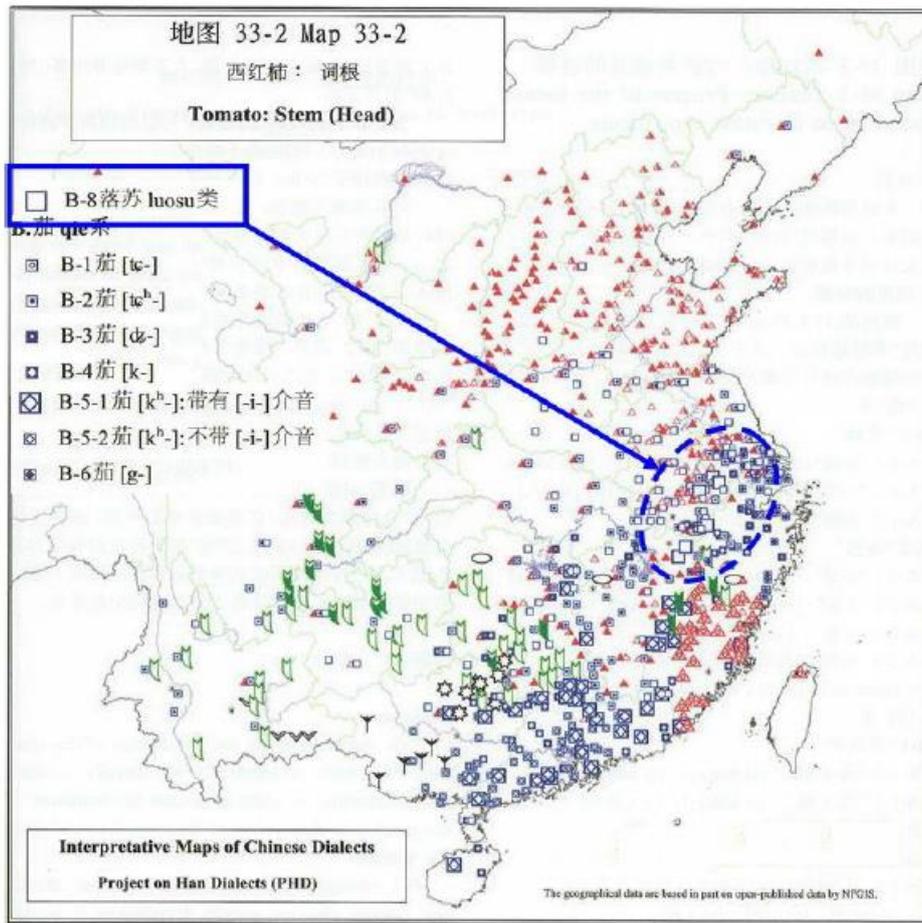
地點	茄子	蕃茄	地點	茄子	蕃茄
浙江開化(吳)	落蘇	蕃椒	浙江壽昌(吳)	落蘇	洋老虎
浙江常山(吳)	落蘇	蕃茄、洋辣椒	安徽績溪(徽)	茄	蕃茄
浙江龍游(吳)	落蘇	蕃茄	安徽歙縣(徽)	落蘇、茄兒	洋落蘇
浙江遂昌(吳)	落蘇	蕃茄、西紅柿	安徽屯溪(徽)	落蘇	蕃茄
浙江雲和(吳)	茄	蕃瓜	安徽休寧(徽)	落蘇	蕃茄、西紅柿
浙江慶元(吳)	茄	洋辣椒	安徽黟縣(徽)	茄	蕃茄、西紅柿
浙江淳安(吳)	落蘇	蕃茄	安徽祁門(徽)	茄吶	洋茄
浙江遂安(吳)	落蘇	蕃茄	江西玉山(吳)	茄	西紅柿
浙江建德(吳)	落蘇	蕃茄	江西婺源(徽)	蘆蘇	洋蘆蘇

在表一中浙江、安徽、江西的吳語區和徽語區，分布著茄子為「落蘇」類型的說法。歙縣和婺源蕃茄的說法以「洋」加上「落蘇」類型為詞根的構詞，形成「洋落蘇」、「洋蘆蘇」。浙江吳語區的「洋辣椒」、「洋老虎」的說法，則應該是「洋+「落蘇」類型」經由理據化的過程所產生的變化。

另外鈴木史己(2012: 105)曾對漢語方言中西紅柿(蕃茄)不同的說法，繪製了變體分布圖(岩田禮 2012: 105)。如圖六：

⁹ 表中小括弧代表屬於那一方言區，如：「(吳)」，代表吳語。地點資料來源：

開化、常山、龍游、遂昌、雲和、慶元、玉山：曹志耘等(2000)，淳安、遂安、建德、壽昌：曹志耘(1996)，績溪、歙縣、屯溪、休寧、黟縣、祁門、婺源：平田昌司(1998)。



圖六 鈴木史己 (2012)「西红柿」詞根變體分布圖
(圖例部分截取並另加上指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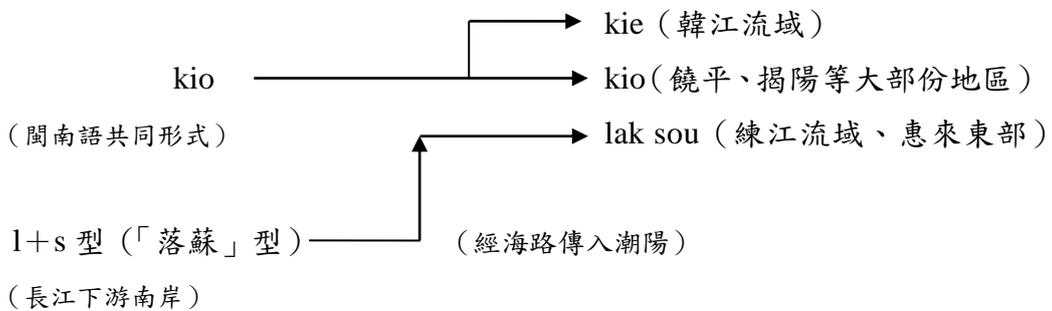
結合表一和圖六來看，通行以「落蘇」類型為詞根的地區，分布在浙江、安徽、以及江西，靠近長江南岸的部份地區。蕃茄以「落蘇」為詞根的變體，分布地區與茄子稱為「落蘇」的區域大致相同。可見在這些地區，「落蘇」類型」的茄子說法，已經有成為詞根，再造新詞的能力。反觀粵東的潮陽地區，蕃茄並無以茄子的「落蘇」類型為詞根的構詞。這現象顯示了潮陽地區茄子的「落蘇」類型是外來的詞形，它只是單純的移入茄子為「落蘇」的這一種詞形。蕃茄則另外使用了由漳州地區移入的「X+柿型」，而不由「落

蘇」型派生出新詞形。

再看潮汕地區指稱蕃茄說法的歷史變化過程，我們認為第 I 類以「茄」為詞根的類型是最早的形式。主要理由除了此類型的分布最為廣泛外，另一要因在於惠來、普寧等地區也都是第 I 類的形式，而惠來和揭陽地區中間有客語區阻隔（雖然客語的蕃茄構詞也是「蕃茄」，但讀為 fan kio 音讀和潮汕方言不同），潮陽練江口沿海地區又分布著「ang sai」這個不同形式。所以惠來唯有在潮陽地區移入以「柿」為詞根的類型之前，已經分布以「茄」為詞根的類型。基於這個理由，第 I 類以「茄」為詞根的類型應是最早的形式。爾後第 II 類以「柿」為詞根的類型從海路（來自泉漳片）移入榕江口，與「蕃茄（huang kio）」接觸產生「huang sai」這個混淆形式。之後榕江口附近的「huang sai」這個形式，在「通俗詞源」與「類音牽引」的雙重作用下變成「ang sai」。

5. 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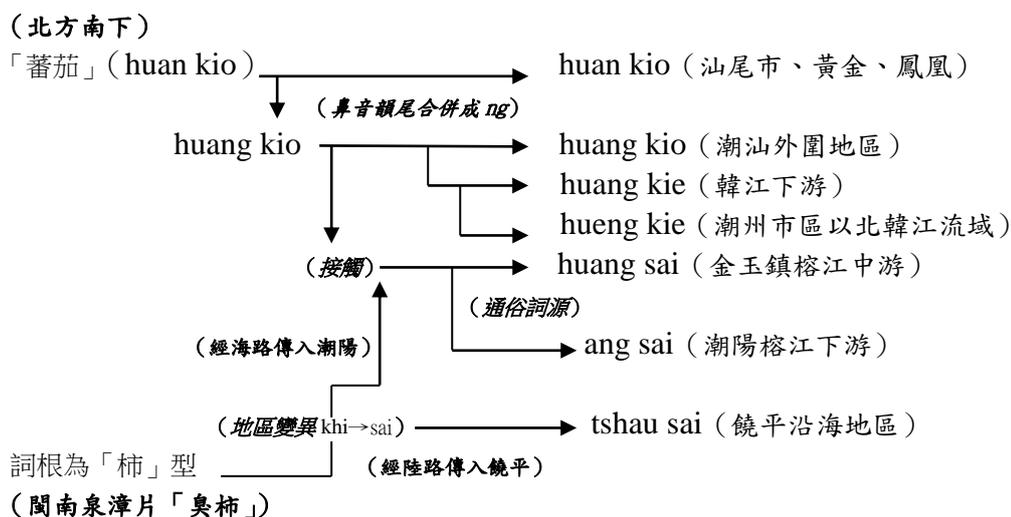
本文以粵東潮汕方言指稱茄子和蕃茄的說法為研究對象，利用語言地圖分析粵東潮汕地區茄子和蕃茄說法的歷史變化過程。圖七、圖八分別表示潮汕方言茄子和蕃茄說法的歷史變化過程：



圖七 潮汕地區「茄子」說法的歷史變化過程

就潮汕地區而言，第 II 類的「落蘇」型與第 Ib 類的 kie 型，都是新產生的形式。二者分別以潮陽和潮州為中心，分別沿著練江和榕江來傳播。雖然第 II 類與第 Ib 類都是潮汕地區的新形式，但是二者的來源卻不相同。

在本文第四小節中已經論證，分布在潮陽地區的「落蘇」型是由外地移入潮汕地區的外來形式。「落蘇」型的這個詞形與閩南語共同形式 kio 毫無關係，因此與「茄」或「茄子」也無音韻上的連續性變化。但是分布在韓江流域的 kie，則與 kio 存在著音韻演變的關係，這個變化在蕃茄的說法中也看得到，所以這是一種機械性的連續變化。



註：斜體字形代表因為此作用力，導致產生變化。

圖八 潮汕地區「蕃茄」說法的歷史變化過程

在蕃茄說法的歷史演變中，潮汕地區和福建省南部的泉漳片不同。潮汕大部份地區似乎在蕃茄傳入之時就接受了「蕃茄」這個詞形，而不是泉漳片以柿為詞根的詞形。「蕃茄」(huan kio)這個詞形在潮汕地區產生了 huang kio、huang kie、hueng kie 等新的音韻形式，這些都是符合內部演變條件的機械式連續性變化。

在詞根為「柿」的類型上，饒平沿海由於鄰近漳州的因素，所以也是以「臭柿」為詞形。但「臭柿」這個詞形在進入潮汕地區後，產生音韻上的變異，改唸為「tshau sai」。另一路則是藉由海路來到潮陽的榕江口，在與「蕃茄」的詞形接觸後，產生 huang sai 的混淆形式。這個新形式沿著榕江往內陸傳播，來到揭陽市的郊區。而在潮陽榕江口 huang sai 形式受到「通俗詞源」與「類音牽引」的雙重作用下產生出「ang sai」這個新詞形。這個變化

不是來自內部的音韻變化，所以是「非機械性的不連續性變化」。

在潮陽地區茄子的「落蘇」型和蕃茄的「X+sai(柿)型」，經由本文論述證明是外來的新形式。它們不是經由陸路式以漸層擴散的方式傳播而來，而是經由航運式以跳躍的方式傳播而來。航運式傳播在語言地理上形成跳躍分布，破壞語言分布的連續性。表面看起來像是遠隔分布(ABA分布)，但實際上並不能以「周圈論」來解釋其歷史變化過程。茄子的「落蘇」型、蕃茄的「X+sai(柿)型」，經由海路來到潮陽地區。之後藉由潮陽的政經實力與練江的航運之便，往內陸傳播。由於語言的傳播力往往會隨著中心城市影響力的消長而變化。沿著榕江由江口往內陸傳播的「X+sai(柿)型」，因為潮陽城市影響力的下降，其傳播力也隨之下降。¹⁰而 kio 的形式則因為汕頭、揭陽的城市影響力增強，重新獲得傳播動力。因此位在揭陽、潮陽間榕江畔的關埠、¹¹西臚又重新接受了 kio 的形式了。

引用文獻

- Grootaers, Willem A. 1976. 《日本の方言地理学のために》。東京：平凡出版社。
- 小川尚義. 1931. 《臺日大詞典》。臺灣總督府。
- 大西拓一郎. 2011. 〈語言地理學的研究目標是什麼？〉。《語言教學與研究》5: 1-10。
- 中井精一. 2009. 《日本海沿岸社会の地域特性と言語に関する類型論的研究》。科研費研究成果報告書，課題番号：18320065。
- _____. 2010. 《庄川流域言語地図》。富山大学人文學部日本語學研究室。

¹⁰ 潮陽本為獨立的縣。自 1983 年劃歸汕頭市之下，2003 年撤縣並分成潮陽、潮南二區。潮陽城市影響力逐步下降。

¹¹ 關埠與其對岸的砲台，是榕江中游重要的渡口。

- 王錦秀. 2005. 《《植物名實圖考》中一些百合科植物考證兼論茄子在中國的栽培起源和傳播－植物考據學個例研究》。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論文。
- 平田昌司. 1998. 《徽州方言研究》。東京：好文出版。
- 加藤正信、佐藤武藝、前田富祺. 1988. 《方言に生きる古語》。東京：南雲堂。
- 沢木幹榮. 1979. 〈じゃがいも（馬鈴薯）－錯綜分布の背景〉，徳川宗賢編《日本の方言地図》，66-72。東京：中央公論社。
- 東方孝義. 1930. 《臺日新詞書》。臺灣警察協會。
- 岩田禮. 1989. 《中國江蘇、安徽、上海兩省一市境內親屬稱謂詞的地理分布》，《開篇》單刊 No.1。東京：好文出版社。
- _____ . 2009. 《漢語方言解釋地圖 *The Interpretative Maps of Chinese dialects*》。東京：白帝社。
- _____ . 2012. 《漢語方言解釋地圖（續集） *The Interpretative Maps of Chinese dialects, Volume Two*》。東京：好文出版社。
- 周碩勛. 1894. 《潮州府志》，光緒 19 年重刊本。1967 年台北：成文出版社。
- 柴田武. 1969. 《言語地理学の方法》。東京：筑摩書房。
- 曹志耘. 1996. 《嚴州方言研究》。東京：好文出版社。
- 曹志耘、太田齋、秋谷裕幸、趙日新. 2000. 《吳語處衢方言研究》。東京：好文出版社。
- 陳藏器. 739. 《本草拾遺》，尚志鈞輯複本。1983 年安徽：皖南醫學院科研科油印本。
- 張迎雪、項夢冰. 2016. 〈漢語方言裡的西紅柿〉。《現代語言學》4.3: 56-80。
- 張屏生. 2007. 〈臺灣漢語方言詞彙對照表 1〉，張屏生著，《臺灣地區漢語方言的語音和詞彙（冊三）語料篇二》。臺南：開朗雜誌出版社。
- 彭 衛. 2008. 〈漢代飲食考〉。《史學月刊》1: 19-33。

鈴木史己. 2012. 〈西紅柿：修飾成份，西紅柿：詞根，西紅柿：「西」系成立的過程〉，岩田禮主編，《漢語方言解釋地圖（續集）》，102-107。東京：白帝社。

賈思勰. 544. 《齊民要術》，欽定四庫全書本子部，2005年影印出版文津閣本『四庫全書』。北京：商務印書館。

葉靜淵. 1983. 〈我國茄果類蔬菜引種栽培史略〉。《中國農史》2: 37-42。

李仲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博士後研究員

vajranam@gmail.com

【附錄】調查點及語料

縣市	鎮、街道	茄子	蕃茄
揭陽揭西縣	鳳江鎮	kio	huang kio
揭陽揭西縣	棉湖鎮	kio	huang kio
揭陽揭西縣	東園鎮	kio	huang kio
揭陽揭東縣	月城鎮	kio	huang kio
揭陽普寧市	南溪鎮	kio	huang kio
揭陽市區	梅雲街道	kio	huang kio
揭陽市區	中山街道	kio	huang sai
揭陽市區	仙橋街道	kio	huang kio
汕頭潮陽區	關埠鎮	kio	huang kio
汕頭潮陽區	西臚鎮	lak sou	huang kio
汕頭潮陽區	河溪鎮	lak sou	1. ang sai kiann 2. huang kio
汕頭潮陽區	棉北街道	lak sou	1. ang sai kiann 2. huang kio
汕頭市濠江區	河浦街道	lak sou/kio	ang sai kiann
汕頭市濠江區	礮石街道 磊口 02	kio	1. ang sai kiann 2. huang kio
汕頭潮陽區	金玉鎮	kio	huang sai
汕頭市濠江區	礮石街道 01	kio	1. ang sai kiann 2. huang kio
汕頭澄海區	澄華街道	kio	huang kio
潮州潮安縣	庵埠鎮	kio	huang kio
汕頭市金平區	月埔街道	kio	huang kio
潮州潮安縣	東鳳鎮	kio	huang kie
潮州潮安縣	龍湖鎮	kio	huang kie
潮州市區	楓溪鎮	kio	hueng kie
汕頭南澳縣	雲澳鎮	kio	huang kio
汕頭澄海區	樟林	kie	huang kie
潮州潮安縣	江東鎮南	kie	huang kie
汕頭澄海區	上華鎮	kie	huang kie
汕頭市金平區	鮑江街道	kio	huang kio
汕頭市金平區	鮑蓮街道	kio	huang kio
揭陽揭東縣	地都鎮	kio	huang kio
揭陽市區	東升街道	kio	huang kio
揭陽揭東縣	新亨鎮	kio	huang kio
揭陽揭東縣	玉湖鎮	kio	huang kio
梅州豐順縣	湯南鎮	kio	huang kio
揭陽揭東縣	曲溪街道	kio	huang kio
揭陽揭東縣	雲路鎮	kio	huang kio
揭陽揭東縣	玉窖鎮	kie	huang kie
潮州潮安縣	鳳塘鎮	kie	huang kie
揭陽普寧市	裡湖鎮	lak sou	huang kio
揭陽揭西縣	錢坑鎮	lak sou	huang kio
揭陽揭西縣	大溪鎮	lak sou	huang kio
揭陽揭東縣	砲台鎮	kio	huang kio
汕頭澄海區	隆都鎮	kie	huang kie
汕頭澄海區	鹽鴻鎮	kie	huang kie
汕頭澄海區	蓮上鎮	kie	huang kie
汕頭澄海區	溪南鎮	kie	huang kie
汕頭澄海區	東里鎮	kie	huang kie
潮州市區	鐵舖鎮	kie	huang kie
潮州潮安縣	古巷鎮	kie	hueng kie

潮州市區	磷溪鎮	kie	hueng kie
潮州饒平縣	海山鎮	kio	huang kio
潮州饒平縣	洪洲鎮	kio	tshau sai
潮州饒平縣	樟溪鎮	kio	tshau sai
潮州饒平縣	大埧鎮	kio	tshau sai
潮州饒平縣	聯饒鎮	kio	tshau sai
潮州饒平縣	浮濱鎮	kio	huang kio
梅州豐順縣	留隍鎮	kie	hueng kie
潮州市區	意溪鎮	kie	hueng kie
潮州市區	南春街道	kie	hueng kie
潮州潮安縣	江東鎮北- 上水頭	kie	hueng kie
潮州潮安縣	江東鎮	kie	huang kie
潮州潮安縣	赤鳳鎮	kie	hueng kie
潮州潮安縣	歸湖鎮	kie	hueng kie
汕頭澄海區	鳳翔街道	kie	huang kie
汕頭市龍湖區	新溪鎮	kio	huang kio
揭陽揭東縣	錫場鎮	kio	huang kio
揭陽普寧市	廣太鎮	kio	huang kio
揭陽普寧市	洪陽鎮	kio	huang kio
揭陽普寧市	大壩鎮	kio	huang kio
揭陽普寧市	流沙鎮	kio/ lak sou	huang kio
揭陽普寧市	下架山鎮	lak sou	huang kio
汕頭潮陽區	谷饒鎮	lak sou	huang kio
汕頭潮陽區	銅盂鎮	lak sou	huang kio
汕頭潮陽區	貴嶼鎮	lak soh	huang kio

汕頭潮南區	陳店鎮	lak sou	huang kio
汕頭潮南區	仙城鎮	lak sou	huang kio
汕頭潮南區	司馬浦鎮	lak sou	huang kio
汕頭潮南區	和平鎮	lak sou	huang kio
汕頭潮南區	兩英鎮	lak sou	ang sai kiann
汕頭潮南區	峽山街道	lak sou	huang kio
汕頭潮南區	臚崗鎮	lak sou	huang kio
汕頭潮南區	成田鎮	lak soh	huang kio
汕頭潮南區	隴田鎮	lak sou	huang kio
汕頭潮南區	井都鎮	lak soh	huang kio
汕頭潮南區	海門鎮	lak soh	ang sai kiann
揭陽惠來縣	仙庵鎮	lak soh	huang kio
揭陽惠來縣	靖海鎮	lak sou	huang kio
揭陽惠來縣	周田鎮	lak sou	huang kio
揭陽惠來縣	惠城鎮	lak sou	huang kio
揭陽惠來縣	神泉鎮	lak sou	huang kio
揭陽惠來縣	隆江鎮	lak sou	huang kio
揭陽惠來縣	鰲江鎮	kio	huan kio
梅州豐順	黃金鎮	kio	huan kio
潮州潮安縣	鳳凰鎮	kio	huan kio
揭陽普寧市	赤崗鎮	kio	huang kio
汕尾市	漁村	kio	huang kio
汕尾海豐縣	公平鎮	kio	huan kio
汕尾海豐縣	海城鎮	kio	huan kio
汕尾海豐縣	鮪門鎮	kio	huan kio

A Stud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茄子” and “蕃茄” in the Min Dialects at Eastern Guangdong

Jung-min L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hrough the distributions of two kinds of foreign food, “茄子” and “蕃茄” at Min Dialect regions at Eastern Guangdong, this paper tries to probe the historical changes and the mechanism of change of all these variants. The study is based on synchronic data collected at field and their distributions, together with facts found at literatures. With additional discussions of the propagation of languages of coastal areas and riversides as well as the competition of language propagation by land transportation and that by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it aims to reveal a non-continual distribution of lexical change.

Key words: Chao-Shan Dialect, foreign food, geolinguistics,
gravity model

